淳熙本文選

和
337
16

へ 16
337
16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東京大學藏

李善注上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答客難一首　揚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答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利
290
16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門 ヘ 16
號 337
卷 16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楊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御賜胡氏果亭文校
廣坂南庭
文錢所有
彭水蘇蘇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

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寛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之屬也鳳皇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暮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

之大哉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設論

荅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

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謂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禮記曰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好學樂道之効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遺行已見上文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愼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

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孔叢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杅盂與杅同音于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

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群臣輻湊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皐澤也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

相周九十而封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毛萇曰題視也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纊以黃絲爲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勾踐之栖會稽范蠡令甲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爲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競并天下以斯爲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

廣以爲然迺罷歷下守戰之備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文穎曰筵音庭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由鼫鼠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鼫音精服虔曰鼫音劬李巡爾雅注曰鼫鼠一名㚸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曰靡爛也亡皮切靡與糜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一首并序

楊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爲大司馬又曰孝哀傅皇后父晏爲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漢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時雄方草創大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爲人綱紀也孔叢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也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漢記

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轓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史記秦王曰知一從一橫其說何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以樹喻前文也說文曰扶疎四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閒春秋命厤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入卦孳無閒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閒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蘇林曰擢之纔爲給事黃門不長作意者亥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拓落猶遼落不諧偶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逸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齊燕楚韓趙魏爲六就秦爲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濟北四分五裂之國也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槖或鑿坏以遁服虔曰范雎入秦藏於槖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雎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爲誰王稽曰穰侯范雎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頃穰侯過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遁之坏普來功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仕齊至卿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爲資而已爲之師也言也資以避下文也頡苦浪切孟軻雖連去聲蹇猶爲萬乘師

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今大漢左東海應劭曰會稽東海也 右渠搜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西 前番禺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海蘇林曰番音潘 後椒塗應劭曰漁陽之北界越王都也 東南一尉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志云在會稽 西北一候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徽弩之徽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鑕何休注曰斬罪之刑也音質 徽以糾墨制以鑕鈇 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律以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為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斬衰居倚廬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還徒合切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皐陶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皐陶 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鄭玄儀禮注曰纚與縰同縰所氏切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 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鴈曰乘 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子胥死而吳亡種蠡蟲存而越霸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勾踐返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為質於吳後越大破吳也 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羖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

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摺已見鄒陽上書晉灼曰摺古拉字也力荅切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韋昭曰噤欺稟切吟疑甚切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爲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左氏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於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所誡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謀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己也或橫江潭而漁服虔曰漁父也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已見東方朔荅客難或立談而封侯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也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從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或擁篲而先驅擁篲鄒衍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游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也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之窒竹栗切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罪

也行趨步也行胡庚切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
投跡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跡也周易
曰子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跡者衆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
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然甲科爲第一行非孝廉舉非方
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
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
者絶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爲水火之
光炎炎不可久久亦消滅爲灰炭之實也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
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

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靜爲天下正惟寂惟漠守德之
宅莊子曰恬淡寂漠虛無爲此道德之質也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
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
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說文曰在壁曰蝘蜓
在草曰蜥蜴蝘蜓烏典切蜓徒顯切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
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
液法言曰扁鵲盧人而善醫跗音附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曰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
折脅摺髆免於徽索埤蒼曰髆髆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入槖孟子曰脅
肩諂笑劉熙曰脅肩悚體也入槖已見上文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代之當也如淳曰激卬怒也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關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蘇林曰介者閒其兄弟使疎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頤折頸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摫其背而奪其位時也韋昭曰曲上曰頷欺甚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頷鼻莖也於達切沫洒面也呼憒切廣雅曰咽嗌也一千切嗌音益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漢書曰婁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胷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曰子貢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左氏傳曰援抱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靡敝鄧展曰靡音麽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漢書曰相國蕭何招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悭矣服虔曰悭猶繆也悭切悭或作繆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閒則狂矣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也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隤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着崩落作

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坻丁禮切韋昭坻音若是理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韓子曰泰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月之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名久著於天地

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榮采取榮名也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孟康曰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史記曰引至太常對策爲第一拜爲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爲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也

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荅賓戲一首 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項岱曰謂庖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

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亦云名而已矣如淳曰唯貴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氏傳叔孫豹之辭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言德以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彰言貴及身與時也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弊也棲遑不安居之意也孔席不暖墨突不黔韋昭曰暖温也言坐不暖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小雅曰黔黑也巨炎切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守靜無爲也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曰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華湛道德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沈言其洋溢可游泳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沈

字字或爲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也韋昭曰蘇版切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項岱曰攄舒也翼鱗皆謂飛龍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不流也塗泥也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俟形聲也蒼頡篇曰駭驚也爾雅曰震懼也徒樂枕經籍書紓體衡門上無所蔕下無所根韋昭曰蔕都計切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杪也潛神默記緬以年歲如淳曰緬音亘竟之亘方言曰緬竟也古鄧切晉灼曰以亘爲緬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効於一世劉德曰賈音古雖馳辯如濤波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爲濤波摛藻如春華韋昭曰摛布也勑施切藻水草之有文者鹽鐵論曰文學繁於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漢書音義曰上功曰

最下功日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迺爾而笑曰項岱曰迺寬舒顏色之貌也讀作攸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窈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字林曰窔一弔切熒小光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侯伯方軌戰國橫騖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騖七國爭彊車既併轍騎復橫騖於是七雄嫚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云闞如虓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遊說之徒風颸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韋昭曰颸風之聚猥者也音庖晉灼曰雲音曋爾之曋說文熛火飛也猋與熛古字通並必遙切雲煜光明之貌也雲炎輒切煜弋叔切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韋昭曰搦摩也女握切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魯連已見上文李奇曰蹶蹋也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史記曰秦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夫啾發授曲感耳之聲項岱曰啾口吟也授曲授合歌曲也合之律度淫蠅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淫蠅不正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譎之事遇時獨蹔得容也本遇多爲偶容多爲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也亡命漂說羈旅騁辭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商鞅挾

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國強兵爲三術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爲雄伯之務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言據徼幸而乘邪僻也朝爲榮華夕爲顛頓福不盈眥禍溢於世李奇曰當富貴之間視之不滿目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服虔曰韓韓非設辨於始皇韋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說難既遒其身乃囚應劭曰遒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爲天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爲李斯所疾乃囚而死秦貨既貴厥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爲嫡嗣秦王薨謚爲孝文子楚代立爲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竟飲酖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尚書曰弗德罔大墜厥宗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善曰說文曰迂羽夫切方今大漢洒埽群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善曰埽即今掃字也廓帝紘恢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

之如日望之如雲朝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韋昭曰六合天地四方也沐浴亥德稟仰太龢史記太公曰沐浴膏澤尚書曰亥德升聞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龢古和字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岱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盛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耶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沈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音頓頓丘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陞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沈泉穴出穴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服虔曰沈音軌韋昭曰濫音檻陞音苑郭璞爾雅注曰敦盂也都回切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裹

周之卤人既聞命矣項岱曰周裹王霸起鞅斯說得行故言裹周卤人也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咎繇矢厥謀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訪于箕子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傅巖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說苑陳子說梁王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晉灼曰圯橋也邳水之涯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爲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楊雄譚思渾天又譔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苦本切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婆娑偃息也場圃講經藝之處也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世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論語子曰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包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安國論語注曰方猶常也乃文乃質王道之綱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爲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有同有異聖哲之常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道常故曰愼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桓譚荅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者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福祿之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汝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

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名曰隋侯之珠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昊蒼皆天名也徐廣史記注躆音戟躆與據同謂之足戟持之並京逆切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也善曰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項岱曰公輸若之族名班韋昭曰摧猶專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御馬伯樂工相馬抗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斤善曰呂氏春秋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乎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一首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鴈來賓）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棹而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來）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悲傷）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

（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迷途已見上遲與陳伯之書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毛詩曰駪駪征夫聲類曰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僮僕

歡迎稚子候門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三輔決録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攜幼入室有酒盈罇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嵇康贈秀才詩曰百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喻切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曰蘧蘧以西墜爾雅曰盤桓不進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暱絕交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栢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爲世俗所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說文曰話會合也爲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滌暢農人告余以春兮將有事乎西疇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曹攄贈石荆州詩曰窈窕山道深埤蒼曰崎嶇不安之貌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毛萇詩傳曰欣欣樂也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爲江爲河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大戴禮曰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

閒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兮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孔叢子孔子歌曰天下如一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人者躬爲匹夫而不願富貴莊子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懷良辰以孤往東征賦曰選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略曰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或植杖而耘耔語曰植其杖而耘毛詩曰或耘或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皐之陽毛萇詩傳曰舒緩也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家語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也（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先王斥太王王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爲衷謂中心念恕之也无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
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
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
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
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
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
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
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
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
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
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
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
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
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
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

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預 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
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
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
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
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
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
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
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
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

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
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
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厭飫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
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
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
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

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

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
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
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
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
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
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
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
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
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
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
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
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春秋何
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
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
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
能引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
隧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

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一首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漢書曰傳太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抒智深美可以列爲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周易曰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事畢矣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說文曰紐系也女九切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寖頓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論語曰必有可觀者焉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諭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爲辭宗賦頌之首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爲侈麗宏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襳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范曄後漢

書曰馬融爲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猾賊縱橫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難蜀父老曰鱗集仰流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影附謝承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裂孫劉三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公羊傳曰撥亂反正函夏已見赭白馬賦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

王埤蒼曰瓌瑋珍琦也而却爲魏主述其都畿引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爲鑒戒漢書曰甚誘逆之理西京賦曰鑒戒唐詩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物宜皁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過秦論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史記曰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

之物各從土宜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榮緒晉書曰崇爲大司農坐未被書去官免擅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遁無不利其制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楚辭曰水周兮堂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班固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楚辭曰忽反顧以游目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食求神仙懽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欻忽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臧榮緒晉書曰崇後爲太僕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賈逵國語注曰黷媟也毛詩曰茲之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紵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文選卷第四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果克家校　廣圻案同　彭元瑞蘭臺

文林郎守太子右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顔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彦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士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

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寥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十人者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爲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蹢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何者欲隕之葉無所

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時既啓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爲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爲然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孟子曰爾爲爾我爲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爲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老子

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故曰天可讎乎左氏傳曰楚子入于雲中鄖公辛之弟懷將殺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乎而時有袚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土中刃響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士在渭城界中夜袚服入廟居郎閒

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袚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閒而俛起阡陌之中斬木爲兵揭竿爲旗援于元切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財物者哉后以財成而臣爲之故云自下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且夫政由寵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主所不久堪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寵喜言曰苟反國政由寵氏祭則寡人是以君奭鞅鞅於亮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尚書序曰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爲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又曰霍光爲博陸侯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

與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枚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劒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謂周公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謂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鄒陽於獄上書曰不奪乎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烏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饔土高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執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左氏傳曰公待於壞隤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申整宮備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

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賣也尚書曰民罔不讎傷心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衆心日陊亘氏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直孕眄謂足以夸世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首目以瞪眄埤蒼曰瞪直視也笑古人之未工亡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音赴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荅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諭君上塵從下起以諭斯等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

業名莫大焉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震主之勢位莫盛焉震主已見上文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爾雅注曰劭美也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論語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名編鹵頑之條身猒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毛詩曰人之貪亂寧爲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荅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爲怪乃招携至水濵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晳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巳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跡隨世爲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鍾毛詩序曰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質辭有詳略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拓土洛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桓玄曰蕃衛王家垂固萬葉有宋函夏帝圖弘遠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諸夏也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掇秘文高祖以聖武定

鼎規同造物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郟鄏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爲道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皇上宋文帝也尚書曰叡哲文明又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景光景連屬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楊雄河東賦曰眡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漢書文紀曰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爲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毓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巳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晄晄將軍大漢元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也瀆四瀆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五方雜遝徒合四隩來暨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澤吳都賦曰都輦殷而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予樂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章程明密品式周備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爲河內太守明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蔿敖爲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啓發篇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古於同異楊雄荅劉歆書

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輶軒使采異代方言辨士論曰輶軒騁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衛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頡莖素毳**昌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頡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揚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東牽其犀軼余日切**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稾朔卉服之酋回面受吏**穹居之君匈奴也魏都賦曰思稾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劉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首內嚮漢書曰卬笮之君長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面**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班固漢書贊曰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仲長子昌言曰姦慝既殫警蹕清夷**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日躔**直連**胃維月軌青陸**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韋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曰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爲發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二王巳見上文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盥者鄭玄曰君以宴禮勞使臣則警戒告語焉**有詔掌故爰命司歷**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獻洛飲之禮具上巳**

之儀洛飲上巳並巳見上注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閑巖隥都鄧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土林賦曰輦道纚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屯聚難西蜀父老曰關沫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隥郭璞曰隥阪也上林賦曰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洛神賦曰秘駕乎衡臯秣駟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松石峻垝古毀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西都賓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徼道綺錯旌門洞立延帷接柆周禮曰王之會同爲帷宮設旌門楊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曰梐枑行馬也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歎逝賦曰閱水以成川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秘駕徐行綺搖玉鸞發流吹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兮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羽獵賦曰天動地岥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棽纚楚辭曰回朕車俾西引搴虹旗於玉門肴藪芬藉觴醳亦泛浮毛詩曰其肴維何包鼈及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鄭玄禮記注曰醳旨酒也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邊讓章華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阮諶三禮圖曰筍虡兩頭並爲龍以銜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攄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

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龍文飾轡青翰侍御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汎新波之中華裔勢至觀聽鶩集揚袂風山舉袖

陰澤靚莊藻野袗服縟川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聽之所踊躍法言曰雷震揚天風薄于山上林賦曰靚莊刻飾鄒陽上書曰袗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說文曰縟繁彩色也故以勢隱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鄉邑勢賑張載劍閣銘曰矧茲狹隘王之外區王粲羽獵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離上膺萬壽下禔氏移百福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難蜀文曰中外禔福毛詩曰介爾百福而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揔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康王有酆宮之朝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闕中記曰建章圓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鄴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並命在位展詩發志楚辭曰展詩芍會舞王逸曰展舒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為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

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其獨適者巳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巳見上文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行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晋之墟作爲璿臺於水之陽穆滿八駿巳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與羽毛之美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佗不與民同樂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爲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爲賓客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入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璇璣玉鈐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華宋受天保生萬國度時洛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慙周書武王曰膺

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坰而有慙德周書丘或爲苑

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楊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淳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闈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爲神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王表者禹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

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以太子即位墨子曰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毛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譬猶天子爲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凝神廣雅曰景炤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邇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

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明已見上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嶮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録於羲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嶮矣

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楸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棠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乎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爲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不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跨掩昌姬韜軼炎漢

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春秋録圖曰倉精萌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

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鈂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懽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者也

元宰冢宰也中鈂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淄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鈂鄭玄曰金鈂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王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毛詩曰如珪如璋令問令望又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其在邊邑曰某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邁軸之疾已消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述誅永澡盥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沈冥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亦絜矣毛詩曰考槃在陸碩人之軸考槃在阿碩人之邁鄭玄曰邁飢意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邁苦和切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漢書曰詔執事興廉舉孝又詔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協律揔章之司

厚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揔章觀荀氏傳曰昞爲光祿大夫公以爲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揔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挈壺宣夜辯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誄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衮珥彤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

彤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

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
褰之百城聞風自然震慄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
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劒危冠而有子西
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
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嫖姚校尉華嶠後漢
書曰丁白爲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
旗知德亦有之乎曰百人也

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
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逖王慝周易曰公
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爲害堯命
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
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
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也

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或攘
敔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爲京兆尹
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又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

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求清夷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皆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
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閑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
稚齒杜氏幽求子曰年五歲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
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
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爲鄰
堅若金讒言人惡若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仲
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髮側麻首貫胷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漢書匈奴傳曰壯者
食肥美老者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
曰四夷來王楊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
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推髦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
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爲獻爾雅
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半體之
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鼠之相合爾
呂氏春秋曰舜登爲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
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

苗髮首山海經曰有貫胷國其人胷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貫胷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撅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收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文鉞碧砮之琛奇

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爲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爲寶王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楛青石爲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砮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周書曰卜盧國獻紈牛紈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鼩犬鼩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白者若馬鋸齒食虎豹

盈衍儲邸充仞郊虞甌牘相尋鞮譯無曠儲邸猶府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也尚書曰苞匭菁茅匭音軌聘禮曰賈人啓櫝取圭垂繅而受宰晉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載路周官曰鞮鞻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綏而惟**旍卷悠悠之旆**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轔轔禮記曰武車綏旌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就卷毛詩曰悠悠旆旌

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畢偃革爲軒陳琳應機曰冶刃銷鋒偃武行德

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孳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升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

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凡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主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英田俅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又曰堯爲天子莫莢生於庭爲帝舜受命莫莢蓂

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

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爲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

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遥迹

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爲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鉤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績燔柴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八九於往素踵黃帝之靈矩

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粤上斯巳惟暮之春

左氏傳郯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汨吾南行上巳巳見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

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

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禮傳曰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釁絜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

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勢勢上均乎姚澤膴膴
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
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
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爲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
芳林園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風凉雍
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皐帝王世紀曰
堯生於丹陵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爲帝又
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
之陳陳勃勃無不戴悅高誘曰勃盛也呂氏春秋曰舜
爲天子輙輙敃敃莫不戴悅高誘曰敃敃動而喜貌也
勃勃或爲敃敃故兩引之輙知葉切敃仕勤切帝王世
紀曰瞽叟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
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周
原膴膴堇荼如飴漢高祖豐人魏太祖譙人求中和而
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臨雲構周禮曰以土圭之法
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
曰中和也景日也緯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爲楚宮
揆之以日作爲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
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離房乍設層樓
閒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
蘭泉於玉砌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
樓通閣禁闈洞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
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業岌毛詩曰王在靈
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傅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
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張衡七
辨曰迴飈拂其寮蘭泉注其庭劉楨魯都賦曰金陛玉
砌玄桓雲阿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迴潺湲徑復楚辭曰叢
薄深林人上慓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
曲拂邅迴以像偶語高誘曰拂戾邅迴水流也楚辭曰
川谷徑復流潺湲新蓱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荑亂嬰聲
於緜羽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蓱始生爾雅曰
小洲曰沚山有穴爲岫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
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緜蠻黃鳥薛君注曰緜蠻文貌禁軒承幸清宮俟

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爲禁中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太僕先清宮南都賦曰朱帷連綱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鄭玄曰帟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爲之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殳展軨効駕徐鑾鼓言節明鍾暢音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禮記曰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殳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軨效駕鄭玄曰展軨具視也效駕白已駕也淳于髡斗酒說曰明鍾擊磬調歌絺舞七萃連鑣九斿由齊軌建旗拂霓揚葭振木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鑣文穎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車景陽七命曰駟馬連鑣五乘斿車九乘蔡邕釋誨曰羣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魚甲煙聚貝冑星羅重英曲瑵側絞之飾絶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駙祖朗駿

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輝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孫卿子曰楚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貝冑朱綅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葩瑵曲莖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絶景爲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孫子兵法曰長陳爲甄魏都賦曰奠馬填廐而駙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礮石雷駭嵇康贈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說文曰轟轟羣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飈左思吳都賦曰得而覼縷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睟遂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畢罕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山其渟如淵石崇楚妃歎曰矯矯莊王淵渟嶽峙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子虛賦曰涌泉清池

激水推移葆佾陳階金砲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爲葆也佾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豳籥又曰仲春擊土鼓歌豳詩以迎暑也召鳴鳥于弇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山海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正歌有閼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燕禮曰無筭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又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愷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楊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魚依王儉字仲寶人也蕭子顯齊書曰自秦至宋國史家諜待協詳焉琅邪王氏錄曰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世爲名將七略曰子雲家諜言以甘露元年生也內冠冕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左氏

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莊子曰天道運行而無所積積故萬物成

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爲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乃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絶王氏滅

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史記曰王翦者頴陽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將兵而攻趙閼與破之後遂拔趙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爲諫議大夫子駿亦爲諫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爲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賛曰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

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昴星精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頴川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爲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

有一于此蔚爲帝師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

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論語撰考讖曰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積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也

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瀾趙岐曰瀾水中大波也

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上又遁漢濱以著述爲事題爲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

沈鬱澹

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揚雄爲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劒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劒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鋒堅則折劒折且鋒焉得爲利劒也莫不揔制清衷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言金版玉匱之書無不制在情衷爲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測也衷中心也虛明亦心也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輟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爲江東儒宗御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潁川荀顗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爲之歌曰京都三明明清闕典未補大備茲日劇秦美新曰帝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典闕而不補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栢譚荅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漢書曰于定國爲廷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敬同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引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朞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又中如故謚簡穆公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丁仲有五而志于學羽獵賦序曰不折衷于泉臺於公論語子曰吾十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

無待韋弦毛詩曰張仲孝友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乃與伯禽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蓋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孫子曰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幼異陳國人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爲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幼異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辨慧祖父瓊育之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出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標立也言此二子淳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也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江表傳曰潘濬見孫權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廢毀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太宗宋明帝也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塟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

尉爲秘書郎太子舍人元徽初遷秘書丞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改年曰元徽吳均齊春秋曰儉超遷秘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度之四部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爲中經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爲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爲永制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喬與褚左軍解交書曰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見公弱

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徹體識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漢書婁敬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青位既益尊然汲黯與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粲荅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儉遭所生母憂服闋也司徒袁粲也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漢書曰倪寬爲司農都尉大司農奏課聯最韋昭曰聯得第一也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

者公也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少爲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爲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玠音介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巫蠱事渫上召僧綽具言之劭於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頃之劭亂檢太祖巾箱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補太尉右長史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太尉也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聖武謂齊高帝也干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王迹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位相國爲齊公也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太祖謂齊高祖也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部爲左僕射衛臻爲右僕射今以策劭爲營部誤也營役瓊切部烏合切虞預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爲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爲廉平

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漢書曰兒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楊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史記曰淮南沛陳汝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謂之夏故能使解劒拜仇歸田息訟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其讎操兵欲殺世荆與相遇乃解劒長跪曰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爲賢何敢相侵遂解劒而去漢書曰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閤不出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敢復爭延壽乃起聽事

前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王隱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爲郡尹後平蘇峻之亂臧榮緒晉書曰劉惔字真長沛國人也爲丹陽尹性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食邪蒿萊倦不息無終里邪蒿乖素尚無終喪若始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璧言於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蕭子顯齊書曰儉父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

人表允資望實漢書平帝詔曰校書置經師一人任昉雜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爲東海王越記室參軍勑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予胥怨挂服未詳王隱晉書曰王遜字劭伯爲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去是爲郡所産以還官也三輔決録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爲臨淮太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百姓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尚書曰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戀之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本號衛將軍也謙光愈遠大典未申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六年又申前命儀同三司之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還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言昔者任非其人或專車者追恨失之者甘心臧榮緒晉書曰和嶠爲黃門侍郎遷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及嶠爲令荀勗爲監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公曾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夫

奔競之塗有自來矣晉諸公贊曰傅宣定九品未訖劉疇代之悉改宣法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以難知之性恊易失之情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爲世俗所遺失焉必使無訟事深弘誘論語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使無訟乎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孫綽王蒙誄曰提衡左府舉直閑邪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拔奇取異興微繼絕王隱晉書羊祜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拔奇於版築豈不愧知人之難哉興微即興滅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子曰景風至施爵祿賞有功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

朝軫慟儲鉉傷情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豈直舂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劉縚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劉向指明梓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六十人漢官儀曰班劒者以虎皮飾之謚曰文憲禮也謚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文多能曰憲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

造次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已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役耳目則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必於是 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左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姬姜無弃憔悴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栗出言必雅孫資別傳曰朝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顯己之德 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從容議論吳志曰是儀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 引長風流許與氣類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爲桓温司馬不存小察盡引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桓礪邴營氣類經緯士人 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 助以丹霄之價引以青冥之期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霄之鳳青冥之龍 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廣雅曰稱謂之銓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 居厚者不矜其多

處薄者不怨其少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 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莊子市南子曰君涉於江南而浮於四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 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曰王者定制禮功成作樂治 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帝圖已見上文 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至競爽於晉世東觀漢記曰張酺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案漢舊儀制漢禮酺以爲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藏榮緒晉書曰太尉荀顗先受太祖勑述新禮太康初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昔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 無以仰摸淵旨取則後昆尚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

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隅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己弘乎接物魏志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後漢書郎顗章曰陛下寬不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嚴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潘尼潘岳碣曰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姧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通曰積習而成不敢獨否蓄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削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掾趙繡按高氏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焉怒乃出其重劾即公乘理照物動必研機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恭超登清任當虛心乘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豈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責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昉之榮鄭璞踰於周寶路粹爲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

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盼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爲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燥腊者號之爲璞尚書曰引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 士感知己懷此何極曹植祭橋玄文曰士死知己懷此無忘 出入禮闈朝多舊館十州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廟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 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仲長子昌言曰子長班固述作之士 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說文曰縟繁也彩色也 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王彪之賦曰於是乎統體而詠之 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楚有屈原趙有荀卿漢則司馬楊雄魏則陳思王粲 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 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風軌德音爲世作範 爲如干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録如左

文選卷第四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鄱陽胡氏果宜亭校
廣圻審定
彭城蘇讀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賛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賛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賛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襄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 應劭曰不知純緜之麗密也蹟以爲純絲羹藜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服虔曰唫音含糗乾食也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閒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廣雅曰茨覆也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杼情素 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謀示情素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 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如淳曰矻矻健作貌苦骨切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 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劒不如一甌冶甌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甌冶願請此二人爲鐵劒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鑒也焠子妹切鑒工練切說文云鍔劒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

水斷蛟龍陸剸犀革胡非子曰負長劒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剸截也漢書音義曰剸章兖切忽若彗氾畫塗如淳曰若以彗掃於氾灑之處也彗音遂塗路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困切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筴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齒膝驂乘旦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旦皆良馬名也駕則旦至故以爲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曰王良郵無卹也世本云韓哀佞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論語曰當暑絺綌孔安國曰絺絁葛也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滄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一侯切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圄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

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選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信也苦本切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孟子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甯戚飯牛已見鄒陽上書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張晏曰奧幽也渫狎也辱汙也如淳曰奧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屩蹻案屩以繩爲屨也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洌龍興而致雲氣周易曰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蜉蝣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

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蓬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晉灼曰遞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鍾瓚以爲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爲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善曰孫卿子曰羿逢蠡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毛號故名其弓曰烏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爲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

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一首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楊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號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爲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上疏曰因田致穀威德兼行有守矜功謂之弗克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之便不如擊之論語識曰重耳反譎伐德矜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宣帝使充國共討罕开於鮮水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制勝已見張景陽雜詩遂克西戎還師于京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毛詩曰內奚于中國覃及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又大雅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昂哉夫子尚桓桓

出師頌一首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爲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爲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旣至大會羣臣賜以東帛乘馬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劒斬蛇蛇分爲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西零不順東夷遺逆西零即先零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子虛賦曰建于將之雄戟桓桓上將寔天所啓桓桓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傳趙衰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憲章百揆爲世作楷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昔在孟津惟師尚父尚書曰武王伐殷師渡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素旄一麾渾一

區宇（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王右秉白旄以麾）蒼生更始
朔風變楚（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
邊鼓無停響旗不暫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我出我師于彼
西疆（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
深渭陽（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介珪既削列壤酬勳（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今我將軍啓土
上郡（尚書曰建邦啓土也）傳子傳孫顯顯令問（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著酒德頌爲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
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游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
動則挈榼提壺（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
介公子搢紳處士（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頡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吾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聞吾

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君若贅旒先生於是方捧甓承槽銜杯漱醪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奮髯踑踞枕麴藉糟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耶又曰尉佗魋結箕倨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毛詩曰君子陶陶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廣雅曰擾擾亂也焉如猶何如也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已而化類蜾蠃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縣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

魏傅寛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天以清爲常地以靜爲本今上墋下黷言亂常也墋不清澄之貌也楚錦切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媟也塵飛以喻亂也九服徘徊三靈改卜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尚書曰天祿永終沈跡中鄉飛名帝録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録圖慶雲應輝皇階授木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氣急擊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爲周木德所授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爲泗上亭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彤雲晝聚素靈夜哭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金精仍頹朱光以渥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爲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騄不常一步應良御而効足堂堂蕭公王迹是因蕭何爲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綢繆叡后無競維人

毛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輙補缺應劭曰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修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爲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論語曰貧而樂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莊子曰君子淵默而雷聲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成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文穎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漢書曰魏王豹反叅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鄂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永言配命因心則靈**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情爲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遯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今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隨難滎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枭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

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銷印甚**忌**廢推齊勸立**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滎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趨銷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會布隨劉賈皆會項羽敗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部**霸楚寔喪皇漢凱入**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迹黃老辭世却粒**史記良曰願弃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曲逆宏達好謀能深**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語子曰好謀而成**遊精杳漠神迹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伐謀先兆擠響于音**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於爲音然兆爲謀始響爲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鶡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奇謀六奮嘉慮四迴**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秘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曰張良爲高祖畫策六陳平出奇策四皆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此言有符仲子之說未詳相承而誤或別有所憑也**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摧**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寤乃厚遇齊使音義曰躡謂平躡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沫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數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病死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韓王窘執胡馬洞開**漢書曰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僞遊雲夢

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爲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毛萇詩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出

迎文以謀哭高以哀 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悲

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 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李咸碑曰明略兼洞與神合契

奮臂雲興騰迹虎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 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

肇謀漢濱還定渭表 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

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 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舩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

威亮火烈勢踰風掃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而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

拾代如遺偃齊猶草 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預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

二州肅清四邦咸舉 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

乃眷北燕遂表東海 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奢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爲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信爲齊王表東海已見九錫文

克滅龍且爰取其旅 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

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劉

項懸命人謀是與漢書蒯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人謀已見上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漢書曰項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我背之不祥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彭越觀時弢韜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弢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爲魏相國漢敗彭城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爲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粮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爲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爲鼎銘曰即官於宗周烈

烈黥布眈眈其眄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名冠彊楚鋒猶駭電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覩幾蟬蛻悟主革面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聞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也肇彼梟風翻爲我扇漢書曰上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天命方輯王在東夏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矯矯三雄至于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虎臣也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罹咎慝保大全祚非德孰可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謀之不臧含福取禍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毛

詩曰文王有聲士也罔極自詒伊愧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慼詒音怡俯思舊恩仰察五緯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脫迹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又曰漢還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泜音祇悴葉更輝枯條以肄以木爲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爲趙王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爲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盧綰自微婉孌我皇漢書曰高祖與綰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跨功踰德祚爾輝章漢書曰群臣知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章印章也人之貪禍寧爲亂亡漢書曰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析酈上以銷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銷呼玄切酈持益切肅肅荆王董我三軍漢書劉賈將貳萬人騎數百擊楚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我圖四方殷薦其勳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墳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立賈爲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敷淮墳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劒永言

固之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寘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淑人君子實邦之基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漢書曰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主亡與亡末命是期主亡與亡已見任昉爲范雲立太宰碑表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漢書曰周勃爲人木強敦厚論語摘輔曰子然公順多略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雲騖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猗奄有燕韓漢書曰陳猗反勃復擊猗靈丘破之斬猗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漢書曰高后崩呂産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樂桓子謂范宣子曰夫尅亂在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閶闔兮坐紫宮太尉安劉氏已見上文挾功震主自古所難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畧震主者身危勳耀上代身終下藩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薨舞陽道迎延帝幽藪漢書曰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高祖迎立爲沛公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迹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闢帝宇聳顏誚項掩淚悟主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僊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揔于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賛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振威龍蛻攄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荼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陳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蘄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毛詩曰猗與那與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戎軒肇迹荷策來附漢書曰上降沛爲沛公以嬰爲太僕常奉車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取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爲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頴陰銳敏屢爲軍鋒

奮戈東城禽項定功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群臣安矣陽陵之勲元帥是承漢書曰傅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丞相叅殘博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曰靳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窺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在三哲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輶軒東踐漢風載

徂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以爲然罷歷下兵守備身死于齊
非說之辜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乃烹食其我
皇寔念言祚爾孤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封其子爲高梁侯建信委輅被
褐獻寶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衣褐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
軍入言於上上召見拍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
定都酆鎬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
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繇役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柔遠鎮邇寔敬攸
考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爾雅曰考成也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毛詩曰抑抑威
儀維德之隅漢書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往制
勁越來訪皇漢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卒拜佗

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漢書曰諸
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
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懽太
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太尉勃亦
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所謂伊
人邦家之彥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遵贊曰遵實趙
之彥趙邦家百王之極舊章靡存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典引曰彝倫斁而舊
章缺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
煥其盈門風聆三代憲流後昆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
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
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
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
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
三代夏殷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迹察侔蕭相貺同

師錫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倖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王曰孰爲我使淮南使之發漢書漢書曰孰爲我使淮南使之發漢書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漢書曰漢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說布注惟禹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布歸漢毛詩曰鄭水東注惟禹之績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爲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受圖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効邈哉惟人何識之妙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軍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畧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漢書曰項羽圍漢王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遯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周苛慷慨心若懷冰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潔刑可以暴志不可凌漢書曰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楚破滎陽欲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王怒烹苛貞軌借沒亮迹雙升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陳義重出則霞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爲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也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懷親望楚

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媼母別名也烏老切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震風過物清濁効響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奚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奚仲爲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周易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弘海者川崇山惟壤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衆韶護錯音衮龍比象漢書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衮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明明衆哲同濟天網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劒宣其利鑒獻其朗廣雅曰鑒炤也鑑謂之鏡文武四充漢祚克廣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賛

東方朔畫賛一首 并序

夏侯孝若 臧榮緒晉

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爲散騎常侍此賛爲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漢書曰朔爲太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魏建安中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三年爲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也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趨時者也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久居濁世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以清白久居濁世頡頏以傲世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班固漢書贊曰朔詼諧逢占其事浮淺字書曰詼嘲也口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前翦偷合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似隱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弛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離羣也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楊子雲解嘲曰雖其人之贍智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合變以明竿幽贊以知來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曰尤明圖緯百家衆流已見任昉策秀才文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播糈足以食十人糈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經脉藥石之藝箴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射御書計之術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易曰不習無不利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孔融薦禰

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暫聞不忘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引大凌轢
卿相謝哂豪桀籠罩靡前跆籍貴勢漢書曰張楚並興兵相跆籍蘇林曰跆音臺鄧展曰躡也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
列如草芥十洲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之如草芥雄節邁
倫高氣蓋世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
外者已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談者又以先生噓吸
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忽然入冥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爲郎宣帝時棄去後見會稽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齊爲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
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爲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僕自京都言
歸定省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爲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覩先生之縣
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譏之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
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

之吉順以從上也退不終否進亦避榮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濁我足涅而無滓既濁能清論語子曰涅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淮南子曰濁而徐清冲而徐盈無滓伊何高明克柔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能清伊何視汙若浮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汙殿弛張浮沈樂在必行處淪罔憂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嚌予有何規於老聃哉染迹朝隱和而不同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也尚書曰寬而

有制從容以和我來自東言適茲邑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敬問墟墳企佇原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榱棟傾落草萊弗除呂氏春秋曰農夫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悠悠已見上文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袁彥伯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爲大司馬府記室參軍稍遷至吏部郎出爲東陽郡守卒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漢書成帝詔曰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

立君以統理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閒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爲鈞毛詩曰維清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遭離不同迹有優劣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伐不同孝經鈎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風美所扇訓華千載其揆一也

蒼頡篇曰華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中古淩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臣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之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子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

連逃隱於海上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爲臣燕王以卿爲亞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驥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軛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額也漢書上曰夫運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粮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也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懃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續禹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爲次也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引道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呂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爲流涕者二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去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爲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遇之不

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産曰吾以救世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隷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鷦鷯賦曰生生之理足矣相與引道豈不遠哉引道已見上文崔生高朗折而不撓管子曰夫玉温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若乃一日進璽君臣易位漢書曰羣臣謹奉天子璽符代王遂即天子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至擢於前來哲攘袂

於後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獲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治國以禮民無怨聲論語曰爲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懽心人說喜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曰廖立爲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爲庶人徙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左傳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勑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王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丱兮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披退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吳志曰瑜還江陵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薨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以事授權權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愕愕東觀漢記戴馮謝上曰臣無蹇愕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也然

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讖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況沈迹溝壑遇與不遇者乎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鄉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楊雄以爲遇不遇命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家語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讚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煥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洪飈扇海二溟揚波揚波喻亂也虯虎雖驚風雲未和周書曰美爲士者飛龍風從虎潛魚擇淵高鳥候柯周書曰仲尼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鳥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赫赫三雄並迴乾軸潘岳爲賈

謚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遺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香草善鳥皆喻賢也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日月在躬隱之彌曜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甚者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文明映心鑽之愈妙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尚書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達人兼善廢己存愛孟子曰古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謀解時紛功濟宇內老子曰解其紛始救生人終明風槩魏志曰太祖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咨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彧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公達潛朗思同著蔡法言曰樗里之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爲著蔡也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迹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何禺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禺攸繫獄禺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光光發迹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命不延遺此顛沛愔愔幕裏筭無不經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幃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昭之愔愔亹亹通韻迹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爲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可以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魏志曰魏國初建渙爲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

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貞而不諒通而能固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恂恂德心汪汪軌度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志成弱冠道敷歲暮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雖遇履虎神氣恬然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佗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一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行不脩飾名迹無愆班固漢書賛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

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高嶷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矢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忠存軌迹義形風色義形於色已見上文思樹芳蘭剪除荆棘芳蘭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人惡其上時不容哲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孔融薦祢衡表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魏志曰炎爲中尉太祖爲魏王楊訓發表褒述盛德炎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白炎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罰炎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炎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相子新論曰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器曰器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和而不同通而不雜和而不同已見上文莊子曰純粹而不雜

遇醉忘辭在醒貽荅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免刑文帝踐祚歷潁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爲光祿大夫薨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魏書曰群前後數陳得失群爲司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德喻玉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准無假全身由直迹洿必僞處死匪難理存則易魏志曰曹爽見誅衛夏侯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楊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范曄後漢書李能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荀悅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詘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玄伯

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十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弑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汝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爲侍中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見危致命已見上文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堂堂已見上文器同生民獨稟先覺孟子曰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牓有大力矣管樂已見序也初九龍盤雅志彌確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也苟非命世孰掃雰霧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雰孔安國尚書傳曰雰陰氣也武功切今協韻音夢宗子思寧薄言解控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己己能解之也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釋褐中林鬱爲時棟亮爲丞相故曰時棟表崧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爲時棟梁士元弘長雅性內融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緜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夙夜匪懈義在緝熙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緝熙已見上文三略既陳霸業已基蜀志曰劉璋既還成

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
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
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
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
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
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
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
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
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
成都所過輒尅爲軍中郎將卒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
曰摸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
可敬蜀志曰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
賢進士爲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又曰晏
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衡仲達秉心淵塞毛詩曰秉心塞淵媚茲一人
臨難不惑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畴昔不造假翮鄰國蜀志先主將東
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
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

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
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
拜鎮南將軍進能徽音退不失德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
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
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
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爲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
魏群臣咸賀權獨否
後爲車騎將軍卒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
須顧盻鳥擇木已見上文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
一面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桓桓魏武外託霸
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衡霍二山在吳之境卓卓若人曜奇赤壁
三光參分宇宙暫隔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子布
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
方士民多避難楊士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爲良史
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

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遯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晉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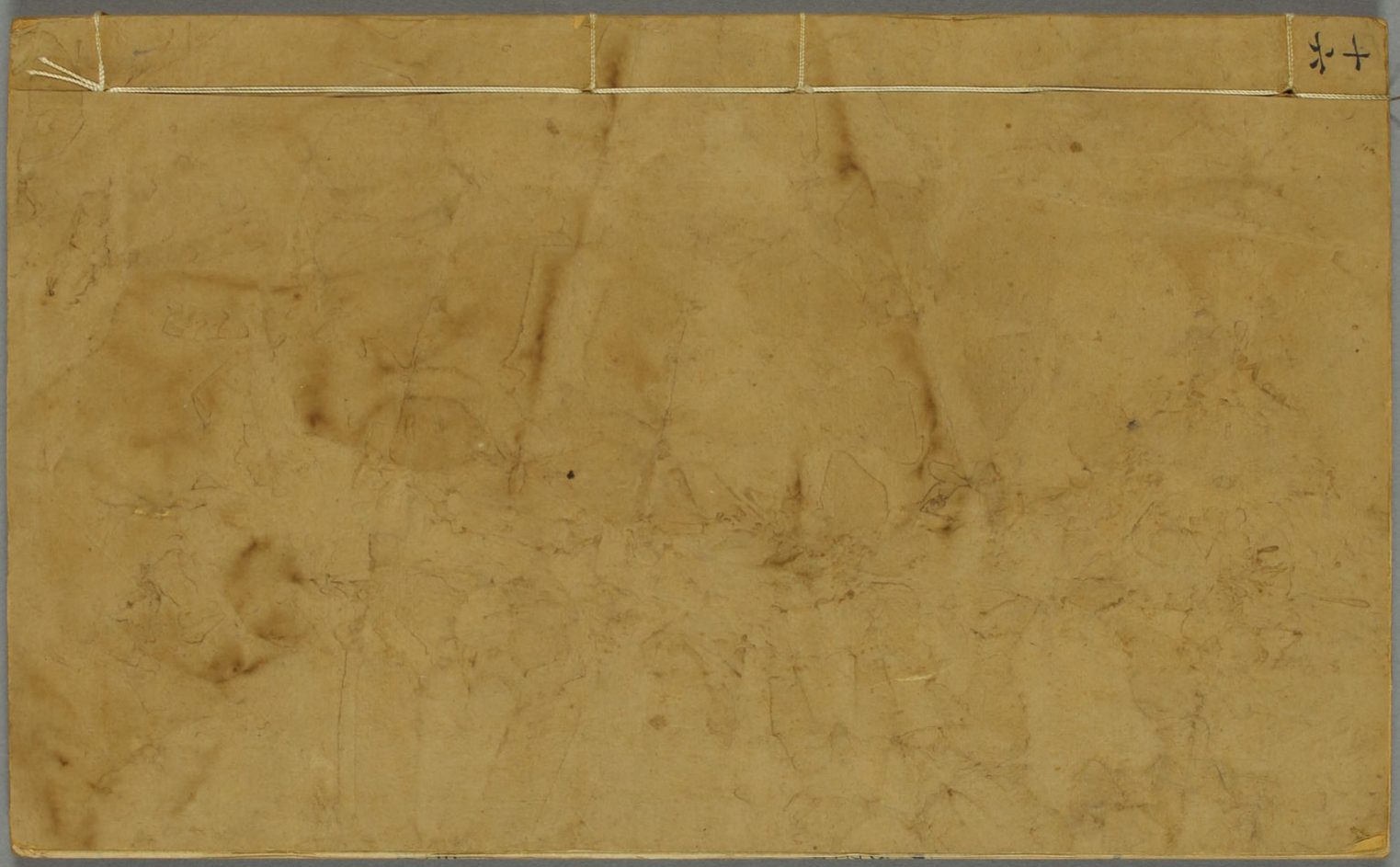
略威夷吳魏同寶應瑒釋賓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逐獻宏謨匡此霸道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柏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吳志曰孫策臨亡弟權託昭昭率群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栢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才爲世出世亦須才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爲世出生器爲時出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高誘曰高陭於雲故曰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

毅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豈無鶺鴒固恒名器毛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伯言蹇蹇以道佐世蹇蹇已見上文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謀寧社稷解紛挫銳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吳志曰遜爲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傅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誼無毀玷立上

以恒臣上以漸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渫周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清不增潔濁不加染言得清濁之宜也清濁已見上文好是不羣折而不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吳志曰翻性不協俗多見毀謗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吳志曰翻數犯顏諫諍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賛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嘆過孫陽放同賈屈楚辭曰驥躊躇於槽櫪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王石相糅和氏爲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疎之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詵詵衆賢

千載一遇毛萇詩傳曰詵詵衆多也使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鸞鵠賦曰蓐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枚乘樂府詩曰天路隔無期仰挹玄流俯引時務毛萇詩傳曰挹輿也名節殊塗雅致同趣周易曰殊塗同歸嵇康贈秀才詩曰仰慕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仁義在躬用之不匱論語比考讖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尚想重暉載挹載味羊秀衛公誄曰仰晞遐風重暉冠世後生擊節懦夫增氣魏畧王朗荅太祖曰承承旨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文選卷第四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١٣٦